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五六・集部・別集類

存吾文稿不分卷

〔清〕余廷燦撰

.....一

童山詩集四十二卷附二卷

童山文集二十卷補遺一卷

〔清〕李調元撰

.....一四九

咸豐乙卯季重鵠

存吾文集

雲香書屋藏板

存吾文彙

雜著

原文

原心學

原才

石刻濂谿先生遺像述

無極王靜解

慎微

顯微

詰易

存吾文彙

天秉陽垂日星解

書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

書測恒星黃道經緯儀說

書測恒星赤道經緯儀說書紀限儀說附

書王蕃渾天說

記周禮太史正歲年

天左旋解

掛扞象閏解

旅酬攷

九獻攷

千乘攷

輓輓攷

釋射

書王學質疑後

書儀禮鄭注句讀後

讀鄭注

書爾雅正義後

律中黃鍾之宮辨

寢衣辨

讀書子問

存書文集

與陳體齋論小功爲位

民貴

富民

節烈辨

捕姦議

書荀子後

書劇秦美新後

書參同契

書前漢武帝記

書活溪新志後

明指揮使謝公承任死事傳後序

家譜四禮訓並叙

舜陵考

書米脂令邊大毅事

跋龍標竹枝詞

書習園宗先生經解後

書安陸宗習翁剛柔正而位當解後

登什一紀錄

存吾說

傳

存書文集

郝京山先生傳

王船山先生傳

明孝廉馮一第傳

羅洋山人傳

朱侍讀學士筠傳

張太史江傳

江慎修承傳

江節婦傳

存樸居士傳

郭君小傳

論

老子論

曹參論

荀彧論

書

薦吳秀才書

復劉經雪書

答朱伯壘書

復陳體齋書

復阮少冠吾山書

存書本末

答陳體齋書

與蔡東堅同年書

復紀大宗伯書

復余習園書

記

建朱子祠記

補修石鼓書院記

敦大中丞重修城南書院記

顏大中丞建普濟堂記

李大中丞修江神廟記

牌樓山記

余氏宗祠記

詒穀草堂記

城南書院雙桂屏記

伍氏義莊記

序

送同館謝蘊山出守鎮江序

送敦大中丞總督倉場詩序

城南書院送別詩序

送曠昉前輩由徽麓歸衡山序

存書本末

贈劔南李公序

送莫樸齋謁選序

送學博李湘琳歸養序

鳴吾集序

城南課藝序

曠翁與參八十壽叙

陳母成太夫人七十壽叙

秦母劉太夫人七十壽叙

善化少尹秦尉六十壽叙

竹翁歐陽君六十壽叙

謝縉山同年再之任江南太守元唱并諸同志和

章叙

張母艾孺人八十壽叙

黃振南時文叙

叙

叙

武岡曾氏譜叙

序建愛蓮池亭題額

吳石田詩叙

行狀墓誌銘

存書文集 目錄

陳恪勤公行狀

劉經雪行狀

故掌陝西道葛君墓誌銘

孝廉黃華川墓誌銘

原任安徽宿松縣知縣黃君秋水墓誌銘

戴東原事畧

祭文

同年公祭陳勾山太老師文

同鄉公祭桂林大學士陳公文

祭相國兩江總督高公文

祭大司空羅南川先生文

祭陸大中丞文

祭井塘神文

祭埽竹廟神文

表

平定兩金川賀表代

賦

虛舟賦

雙梧賦

存書文集 目錄

存吾文集

長沙余廷燦卿雲擬著

原文

文者肇於太極。胎於陰陽。奇偶產於圓頂。方趾。四肢五。鑿端倪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炳蔚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師友。賓主散見於谿谷。牝牡華實。珠璣跂行。喙息。蠅飛。蠕動。薈萃於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孟子。文其不可以已。而自流形者。故天有所不可已。而後二。曜五緯三垣列宿衆星。形於亘古者。爛乎其有章焉。地。有所不可已。而後五嶽四瀆九州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存吾文集

形於亘古者。絜乎其有理焉。矧是人文。宣洩元黃淪浹。肌髓符契性命。綱紀倫理。歷堯舜禹湯文武之制作。皐。陶伊萊望散周公之佐佑。孔子之金聲玉振。顏子孟子。之春溫秋肅。繩繩繼繼。穆穆皇皇。靡不因自。然之文。庚。續利導。而益之。則懼其爲僞。爲文。遇之。則懼其爲闇。爲。鬱蓋始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各自其八。而生。生不可已。至於生生不可已。而繁會者。自有所統。壹雜。糅者。自有所剖。辨。而至文寓焉。而大文呈焉。是故江淮。河濟。莫曲折於禹之文。然不過因水以爲師。春秋冬夏。莫精析於堯之文。然不過因寒暑以爲師。易象詩書春。

存吾文集

秋鉤深際遠。大載小破。至於光燭六合。聲振八紘。然不。過因其不可以已者。以爲師。天地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體之體。人色無色之色。聲無聲之聲。體無體之體。而文卽以色無色之色。爲色。以聲無聲之聲。爲聲。以體。無體之體。爲體。是故其筆畫之繪。爲形容曲折也。則韻。制字而鬼哭也。其響籟之激。爲節奏揚抑也。則倫吹律。元而鳳跄也。其結構之遇。方成矩遇圓成規也。則姬旦。之面朝背市。左祖右社。而九經九緯。九涂無有遠近。幽。明莫不絡繹奔赴。受享奉職也。未有文而天秘其高地。秘其險。日月秘其采。山川秘其富人。秘其性情。而萬物。秘其繁。蹟自有文。而天效其章。地效其理。日月效其光。華山川效其動靜。人效其秀靈。變化而萬物效其幽遐。瑰瑋文固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參天兩地。成位乎中者。也。管子書謂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俱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然則清濁高下。固川原泉壤之。不可以已者。而聲因而肖之也。夫人文之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故有文則安。有文則治。無文反是。然遇之不。可謂有文。益之。亦不可謂有文。歷周末秦漢唐宋元明。中更六朝五代。一一不差銖黍。蓋敷而爲文也。與其默。成於身。施被於事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一。若鼎之有。

足然而缺其一則岌岌兢兢不可以安者也。後人謂文以明道。謂文以載道。又謂文士浮華無與於道。夫文外無道。文卽道也。孔子言道則不言文。言文則不言道。彼淺之測文者。文之不知矣。於道復何有。

原心學

心。妙。萬。物。於。其。變。而。能。以。意。造。有。者。也。性。涵。萬。物。於。其。天。而。不。容。以。人。參。僞。者。也。性。不。與。心。雜。糅。而。心。亦。本。不。與。性。分。割。者。也。惟。性。乘。心。則。心。第。效。其。神。靈。變。化。之。用。於。性。而。性。自。不。授。心。以。權。惟。心。混。性。則。性。掩。其。純。粹。中。正。之。實。於。心。而。心。且。背。性。而。冥。行。妄。徼。夫。自。告。子。壹。意。制。心。其。言。曰。不。得。於。言。卽。不。必。求。明。於。心。其。或。不。得。於。心。亦。無。事。求。助。於。氣。彼。固。謂。仁。義。絕。無。與。於。吾。心。而。一。切。畫。斷。不。求。宵。官。焉。默。默。焉。寂。照。孤。懸。焉。以。爲。適。還。其。心。之。本。體。而。妙。明。自。於。是。乎。出。故。其。言。性。則。又。析。性。於。心。外。而。謂。生。爲。性。夫。生。卽。氣。也。告。子。既。不。求。於。氣。而。專。求。於。心。是。則。第。以。息。然。常。止。之。心。爲。心。而。初。不。以。心。爲。性。也。此。心。學。之。濫。觴。也。越。數。百。餘。年。有。黠。者。焉。聞。吾。儒。言。性。則。因。告。子。之。心。學。而。小。變。其。說。曰。卽。心。卽。性。以。爲。吾。事。吾。心。吾。本。非。遺。外。性。也。吾。事。吾。心。而。吾。心。光。明。際。天。地。而。無。不。照。徹。卽。其。性。也。是。則。異。氏。以。冷。然。無。炯。然。覺。之。心。爲。性。亦。猶。告。子。以。息。然。常。止。之。心。爲。心。也。彼。雖。合。性。於。心。猶。性。其。所。性。而。非。吾。所。謂。性。也。越。數。百。餘。年。又。有。黠。者。焉。聞。吾。儒。以。仁。義。爲。性。則。又。因。異。氏。之。言。而。文。之。曰。卽。心。卽。性。此。非。異。氏。之。言。而。孟。子。之。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且非孟子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子曰仁者人也。是其人魁豪材辨。又曰挾四子六經書出入會合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有理。以故一時標揭心學鼓動號召。直若考諸孔孟而不謬。而其宗旨則歸於顏頤自攝其心以養靜中端倪。而其視仁義禮智亦如異氏所云山河大地。第從靜中端倪照現呈露而出。其心淡漠而一無所與。又空明而不可窮。則亦仍以冷然無炯然覺之心為性而已矣。嗟乎昔之譎誕者。止攘莊周列禦寇之說為異氏語言生精彩耳。若夫剽掠孔孟仁義以佐其妙悟。極其幽詭。其植根益深。其波流益壯。而其所

立亦遂操縱闢闢遠駕出於異氏告子之上。是以通敏岸異者無不樂其說之簡捷徑直。便其心之空虛儻宕。而因借以自遁。託以相高。則嘗就其言而反之曰。孔子謂仁者人也。非謂人者仁也。孟子謂仁人心也。非謂人心仁也。夫心之渾然其皆備肫然懇然其不可已者。乃所謂性也。彼敢於文孔孟之言而不顧。非即其以意造有以人參偽者之一端歟。或曰。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猶人之有心也。培其根。勃然怒生。寧不即為性乎。曰。勃然怒生者皆是也。根為之也。美種何以必不雜出為莠稗。則其性存也。幾希者亦若是焉而已矣。今謂百果草木

之根。寓有性焉。則可。如卽以為性是莠稗之根。亦莫非性也。其可乎。然則所謂光明照徹者。非卽智之性乎。曰。性之智合仁義禮智而言之也。正也。心之光明照徹外仁義禮智而言之也。私智也。且聖人於義猶半用而智則全不用。亦猶天之大冬以不用為用也。夫用聖人不用之智。而又騁其私以求其冷然無炯然覺。是其心亦復何所不可至哉。

存

六

原才

性無形而有質。專言性。則人與物共焉者也。兼言才。則人與物分焉者也。中庸溯自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窮本極源。以言性。故曰天命之謂性。是則性一而已矣。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若夫圓頂方趾。四肢五鑿之器。視齒去其角翼。兩其足之器。相去何止屢之與簣。肥之與磽。此其才之萬萬不可同者。卽性亦因而有殊異。如一則注水於清渠。一則瀦水於污瀆也。然才可別人於物。而斷不可別人於人。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又曰同類相似。固皆以其才之相近相似。而益知其性之相近相似者。何則。人會合五行之秀以生。莫不備五官。完五德。蓋才之最全固無如人者矣。然天何不並益以羽毛鱗介爪牙。以肆其才於無極。而一束之於耳目口鼻手足。又若才有所範而不得過者。則以羽毛鱗介爪牙。特濟惡之才。而耳目口鼻手足。則皆能衛性復性之才也。孝經曰人爲貴。董子亦曰貴於物。正兼才言之也。雖取數多。受氣備。其勢亦不能保其必無雜糅蔽虧之分。然或就學而愈明。或畏威而可制。其才之可移而不同於物之不可移。又無不相近相似者。故孟子曰非才之罪。非降才之殊。則才不惟不足以掩性。而且與之以衛。

性復性明矣。明於才而後知孔孟之言性合。亦明於才而後知人之可恃。而性之本天者益尊。性善而已矣。然孔子則不曰性善。而曰相近者。正兼括夫人所稟受之才。卽小有不同。要靡不歸於大同。而非若物之截然必不可同者言之。故約概其辭曰人性相近也。其後孟子以情之善驗人性。而又以才之善驗人性。正根源於此。然孔子又曰下愚不移者。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蓋有更千百年而始一遇者矣。有閱什佰萬人而尙不一遇者矣。夫必如是然後爲不可移之才。又以見才之萬不可移者之甚少。而其他固無不可移。而惟所習之不可不慎。甚矣聖言之簡且理也。舉其中而不遺其上下。所以與習有權也。習有權。而性之權愈重。而不可奪。或曰才既可習而遠。則才烏得無罪。不知近者可使之遠。卽遠者仍可使之近。惟其爲人之才。具四體全五官。乃足與五性相輔相導。而終不相反。若銳喙決吻。深爪出目。如禽獸者。則終始於遠而已矣。卽偶近其一。亦全遠其四而已矣。奈何不罪習而轉罪才。他日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所謂成之者。亦兼才之所成言之也。天命之性固不能不妙合於氣質之中。而始見也。蓋孟子卽才驗性。其學

有所受。而其言爲天下之公言如此。若韓子者。其近似孔孟者乎。彼苟也揚也。或言性惡。或言性混。吾不知其將何居焉。

石刻謙谿先生遺像述

自荀揚耆儒。與孔孟同門異戶。七八百年。道喪文弊。心性茫無津逮。是故遁空虛者如追岐羊。識正鵠者亦格魯縞。羣言殺出。靡有統壹。先生去聖益遠。身際趙宋。心符義禹。覃思春陵。萬峯中。覓覓孤影。有以通神明而參造化。是故其學潔淨精微。壹稟天命。見天心。接聲歎於魯鄒。著晬盎於光霽。風雨如晦。明入地中。先生乃始東出。而中天被六合。以清明廣大者乎。所不槩然於陸氏者。謂無極之文贅也。主靜之說空也。以是蚍蜉撼樹。斷斷未已。靡不以老氏有生於無之旨爲詭病。則盍不返

而自驗諸心。今夫人各具性於心。非卽太極乎。非無其迹而自有其準者乎。且凡有極可準者。必涉形器明矣。聖人因易不可見。借極以相肖。似抑又明矣。先生之推言無極者。猶曰本無形器云爾。猶曰渾然寂然而實誠然云爾。蓋無爲極言。非爲有言也。知無極之無爲極言。則知無極之極粹然微妙。知無極之極粹然微妙。則靜者爲主。正以還其發微不可見之本體。卽以裕其充周不可窮之大用。又有不待辨而自知者。讀者深文。不知鼓鐘於宮。而徒測響於外。是區區者誠不足爲損益。獨念先生之學。二程親炙德輝。吟風弄月。考亭賡續推闡。

益大以光。蓋先生之學。萬世之學也。孔孟正傳。寄焉。而時近居邇者。日讀先生書。乃不克繼序嗣音。究窮絕業。又自嘉隆時。閏位餘分。簀鼓號名。動與濂洛關閩波瀾。牽引久猶未熄。每見鄉邑材雋。趨新信口。不覺依聲附響。喜異厭同。亦自悔曩日聽榮視昧。出純入駁。并爲一談。及反覆於金谿姚江參驗。是正乃嘆哲人之已遠。悼微言之莫尋。作於意氣者。傷乎粹務。於徑約者。失巧利。狃於聞見者。汨本源。尚歧洗濯。其心根極。其要追逐。午晷鑽仰。末光庶獲。有聞於百一。而石刻遺像。儼然在焉。詠那頌之。卒章高山仰止。離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

存書文庫

無極主靜解

洪範首五行。大易首陰陽。夫子於陰陽之上。則繫之曰。易有太極。然兩儀四象五行。本有容狀。可以名命。有往來消息。衰旺盈虛。可以數紀。故曰。儀曰象。曰行。又曰。兩曰四。曰五。獨太極則名與數所不居。而實則凡有名與有數者。所莫外。在三聖人心。知其意而未宣之言。以達其意。定其名。夫子因借極之名。肖似形容。謂是固天地萬物之總萃。會合無有或遺者矣。周子恐人之稱太極者。亦猶儀也。象也行也。有可狀而名。有可指而數者。故申之曰。無極。以見太極不涉名數。固非若兩儀四象五行猶有倫可擬。而其蘊則該括渾涵於兩儀四象五行。萬有又自無所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夫古聖人取則於天。多自近而有徵者。始是以洪範一書源而上之。至五行止矣。大易一書源而上之。至陰陽止矣。夫子贊易。乃由陰陽源而上之。曰。有太極。則盡乎萬有之宗。所謂本隱以之顯者。夫子言有而周子言無。非枝也。天下之因其有是名。卽徵其有是狀者。皆物也。物則不通。惟太極尊無與對。大無不涵。隱無弗寓。則言無極者。正言太極之純粹以精。無二無雜。無容參以言思擬議之妙也。於太極又寧有二而不一耶。若夫主靜立人極。則又非

存書文庫

周子之言而大易之旨也。乾用九曰見羣龍无首羣龍陽動也。而曰无爲首非主靜乎。坤用六曰利永貞。夫子又繫之曰以大終以大終陽動也。而曰利永貞非主靜乎。蓋陽德統貫於乾坤六十四卦而无爲首利永貞則主其中此蓋造化之秘妙也。三聖人於乾坤二卦宣之以爲全易之精蘊奧旨莫邃於是。周子所謂主靜者正若是焉而已矣。卽所謂無極者亦若是焉而已矣。何則无首者乾元無端也。卽無極也。惟其體無極故其用无首而永貞可知矣。彼以無極主靜爲墮於老氏宗旨者則大易之用九用六又何說以相解耶。

存吾文集

一

存吾文集

十四

慎微
通於物之性而制之者其神乎。神農氏通百草之性。如氏通百川之性。稷通百穀之性。爲之劑而用之。利而導之物土宜而布之。是以疵厲和高下。奠榮衛滋。使是三者咸止其所止。而不過乎物。然神農氏能制藥之性以扶疾。不能兼制醫之不小。誤於煥寒。稷能制百穀之性以養生。不能兼制民之偶不時。其饑飽。禹能制水之性以注海。不能兼制防之不乍潰。於蟻穴綫雷。吁。嗟。江河有時泛溢。直潢汙之不如矣。參朮有時殺人。曾稀苓之不如矣。稻粱有時伐性。且羹稗之不如矣。而其患皆自微始。豈三聖人之智有所及。復有所不及耶。其亦可制之數止於此。而智有所窮。心有所待耶。吁。此聖人所以不憑已然之效。不徵可見之迹。而必防其微。謹其幾。常與天下同其憂患。然後調陰陽。翕河嶽。拯饑溺。而與斯民相濟於無窮也。

顯微

詩言上天之載無聲臭矣。然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惟上天有聲。是以聲聞其聲也。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惟上天有色。是以章爲其章也。則又何獨上天爲然哉。今夫呼谷者自聞其聲。立竿者即見其影。故詩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予一夕讀小雅旱麓詩。至其三章。沉吟之。反覆之。咏嘆淫液久之。已乃淵淵抗聲歌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何其與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同一化機。洋溢氣象也。孔子所謂從心而不踰其矩者。於文王見之矣。吾乃知文王作人之德。與其感字之盛。是以志同而氣合。魚川沫而鳥雲飛也。噫。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天人相與之際。其微矣哉。其可不畏也哉。

存吾文集

五

詰易

包荒者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用馮河者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不遐遺朋亡者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得尚於中行。者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剛質也。柔文也。質本也。文末也。或疑剛上文。柔何以言分也。末則附於本矣。豈本亦附於末乎。曰凡柔之文。皆剛有以文之也。猶月無光。以日之光爲光也。柯葉蔚茂者。根貫其精。膚革充盈者。神輸其王。必待華葉成實而歸於種。乃爲分剛上也。於義得母有未該乎。言揚火也。火必有所麗而後傳言。必有其物而始立。故

存吾文集

六

家人之大象曰言有物。夫火麗於薪。薪陰也。言準於事。事陰也。是象離之中畫偶也。猶後天之終萬物始萬物者。皆陽。而其中必藉陰之致。役以顯也。然乾之九三則奇也。而文言傳曰修辭立誠。夫辭立誠。非即言有物乎。而奇畫偶畫分焉。又何也。乾健體也。立誠則以體言也。蓋曰若乾之九三終日乾乾。至夕猶惕若。則天命無時不存於心。而辭立其誠矣。離明用也。有物則以用言也。蓋曰若家人之六二正位乎內。萬事肇端。豪無曖昧。則明命無時不行於事。而言有其物矣。九三之辭立誠。猶先天之乾位乎南。爲君以統天於南也。六二之言有物。

猶後天之離位乎南。萬物皆相見於南也。然必先立誠而後物有其物。亦必能有物而後誠立。其誠蓋傳曰不誠無物。有物豈苟然哉。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卽坤之東北喪朋乎。是故位坤於西南。致役致養。萬物成焉。卽利得朋之義也。位艮於東北。成始成終。天命續焉。卽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義也。夫子曰艮東北之卦也。固謂艮之心德與坤之能喪朋一而二者也。彖辭與圖位互證。愈見文德之純亦不已也。

天秉陽垂日星解

天秉陽垂日星。謂陽主施也。地秉陰竅於山川。謂陰主受也。播五行於四時。非山川播之。謂日星播之也。日中星鳥。則播爲春分。日永星火。則播爲夏至。堯典其明徵也。參以月令。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爲孟春。爲盛德在木。而益信四時有其播之者。何謂和。日星有短永。有贏縮。有分至。有啓閉。有南北。燠寒有東西。早暮凡陰陽消息。一與四時相進退。轉運而後和。而後月之晦朔絃望。因以生焉。今夫月無光。以日之光爲光者。日之四序晷刻。不得其和。卽月之三五盈虧。不得其準。施受一氣也。然惟中國當赤道。北寒燠溫涼。得天地之中。故月之盈虧。亦與平氣應。若夫兩極之下。其地大寒。又或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彼其望月。卽有盈有虧。亦必不如中土之晦朔絃望。互相停調。朱子謂不和豈必月不生。釋朱子未盡之說。則經言月生者。正謂其舒光吐曜。一如五行四時之冲氣會合。故曰和而後月生也。

書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西士湯若望撰、並繫以說、而徐文定光啟序其端、兩圖圖徑、占紙八幅、幅廣尺五、合八幅廣十有二尺、徑十尺、列之若屏障、人渾身在天垣也、己酉、庚戌間、京邸餘暇、每訪星官、疇人、學揆、日測、影、吾友那伯約笑其勤而無所、因出此圖以付予者、若望之說、曰、凡圖星者、以中州所恒見者爲圖、以所不見者爲止、界故詳於北而畧於南、西法則以兩極爲心、以赤道爲界、平分南北二圖、以括渾天可見之星、而兩圖規其外、分三百六十者、是名平度、規其內、分三百六十五度四

存書文庫

二十九

分度之一者、準一歲太陽行天一周之數、是名日度、而總爲天之經度、其一以北極爲心、一以南極爲心、繇心至邊九十度、兩極相距百八十度者、是爲天之緯度、予讀明史懷宗詔問監臣推測雨水節氣、何以先後不畫一、李天經奏言、有平節氣、有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一歲之實二十四平分之、每得十五日有奇、爲一節氣、而從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爲雨水、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爲周天度、亦以二十四平分之、每得十五度爲一節氣、而從冬至起算、歷五十九日二刻有奇、太陽行滿六十度、卽爲雨水、蓋太陽之行、有盈、有縮、宜

存書文庫

二十九

用法加減、則是圖之分平度日度、正天經奏論所根據、故若望之說、亦曰、凡造器測天、推步演算、皆先用平度、次以日度通之、乃得真度分也、又天之經度、但測東西而緯度兼推南北、更爲密率、是以徐文定亦言近世測驗者、大都宗郭守敬法、至若天有緯度、地有經度、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則是圖於經度外、又增緯度、乃其舛而確者也、又其說曰、兩圖從赤道極至界、分二十八直線者、依二十八宿各距星所占度分也、蓋距星度分俱隱有移動、如觜宿距參、漢測二度、唐測一度、宋測半度、明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非星有異、行易位也、大約以近赤道極遠赤道極爲疎密、故李天經之論亦曰、恒星本以黃道極爲極、然行漸近赤道極、卽赤道所出過距星綫漸密、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小、漸遠極、卽過距星綫漸疎、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大、此是圖二十八直綫必起從赤道極、以定距星所占度分也、又其說曰、去極三十三度半有奇、復作一心者、黃道極也、從黃道極出曲綫抵界、共十二者、乃黃道經度、分十二宮者也、蓋赤道極、卽魯論北辰而黃道極、則古所未聞、緣古人推步、但以赤道爲主、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從赤道分而統於其極、然日月五星皆依黃道行、而行